

意识冰山的倾覆：

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解构《乌合之众》的群体非理性

陈立立¹ 曹一君¹

(1.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本文以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为研究对象，结合心理学中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元结构理论，探讨群体心理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个体在群体中“自我意识消解”的现象，揭示了群体非理性、易受暗示、暴力倾向等特征，同时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出发，阐释了人类行为受无意识支配的本质。进一步地，文章将群体心理的运作逻辑与社会权力更迭相结合，指出群体既是历史变革的推动者，也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服从者。这一分析不仅深化了对《乌合之众》的哲学解读，也为理解当代社会现象提供了心理学视角。

关键词：群体心理；潜意识理论；非理性行为；社会权力更迭；意识形态服从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0

一、群体心理的形成与特征

《乌合之众》是一本及其精彩的理论式小说，严格意义上它是一本心理学作品，一本研究群体心理的心理学作品，却又饱含着许多哲学家的深刻思维，闪耀着心理学和哲学的色彩，说理，辩证和解释上都十分耐人寻味。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要先介绍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文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人生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古往今来，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无数的人发出这个疑问，有的人终身致力于认识自我，有的人终身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讲述这个问题，要先来分析人类的意识结构。我们通常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潜意识也称为无意识。如果把人全部的意识看成海面上的一座冰山，那么意识仅仅是漂浮在海面之上，那可见的百分之五，海面之下蕴藏着神秘且力量庞大的能量，那即是人的潜意识。每个人的潜意识都是自由的，是非理性、甚至非道德的一部分，日常参与我们生活的是意识部分，意识通常在抑制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能做出符合社会生活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意识控制着我们，抑制着我们的潜意识，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意识永远不可能战胜潜意识，举个例子，我们不想去上课，这是潜意识里渴望自由的那部分开始发挥了作用，然后意识会告诉你，必须要去上课，旷课会影响平时分，可能会导致挂科，进而影响毕业。于是你不得不去上课了，此时意识看似战胜了潜意识，但你在被迫去上课的时候，产生了不满、愤懑的情绪，甚至选择了上课的时候走神、发呆、玩手机、消极抵抗，这就是潜意识依旧在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人之所以不能认识自我，因为大部分人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部分，潜意识是一个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东西，它就像是你心里最深处的那个小孩，它反映着你最强烈的渴望，你受到的伤害，你的隐藏着的思维模式，我们一生都在靠着潜意识的指挥去生活，却只有极少部分人意识到了潜意识的存在。

二、潜意识与群体行为的关系

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潜意识部分呢，你上课时发呆脑子里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那段时间里，想的东西就是潜意识的部分，还有你的梦境，这就是解梦的原理，透过你的梦境，触摸到你的潜意识，可以分析出你目前的渴望，你的状态甚至更多。还有你的思维模式，如果总结和剖析你在面对事情和挑战时，采取的惯用做法、产生情绪的核心原因，或者是人生的经历特别是童年的经历，就会发现哪些事情对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你形成了

作者简介：陈立立(2002—)，女，本科学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学

曹一君(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陈立立

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这算是真正认识自我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难，依靠个人是难以完成的，这是心理学家的领域。举个例子，今天有个人，非常爱表现自己，以求得到别人的认可，经常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这个特点进而决定了她非常关注别人对她的看法，以及经常抑制自己以迎合别人。通过分析发现，因为她幼年时期被父母抛弃，是被家里的长辈抚养长大的。而长辈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了。这句话对她的人生影响巨大，不乖、不优秀——被抛弃，这个公式成为了指导她人生的真理。她没有自我的边界，不知道别人的侵犯到哪一步是侵犯，总是无底线的退让和迎合，因为害怕自己不被喜欢，然后被抛弃，同时也让她总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去努力，因为很明显，潜意识的思维模式告诉她，不优秀，也会被抛弃。

三、群体心理对社会的影响与权力更迭

理解了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我们再来讲《乌合之众》，笔者讲从几个问题入手去分析。

第一，如何领导群体。首先什么是所谓的群体，勒庞所说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或者是群众，许多人偶然集合在一起，哪怕人数再多也不会构成群体。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心理集体，指的是受到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为了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动的人。想要控制一个群体，就要先把握群体的心理。人一旦加入一个群体，原本的个性就会消失，同时丧失的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意识开始支配他，智力程度减弱。结群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到自己力大无穷，无可战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又因为法不责众，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也不需要负责任。束缚个人的责任感一旦消失，人就会随心所欲，肆意妄为，这个束缚个人的责任感，就是理性的部分，也十分接近我们说的意识的作用。所以一旦加入一个群体，人就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凶残，易怒且暴力。一个人是不会去杀人的，但是一个人在群体里，在群体的鼓动之下，他会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件事，甚至成为一种荣耀，无论他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还是一个教育学家。

群体游走在潜意识的边缘，极其容易受到暗示，暗示会通过传迅速进入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做出一人独处时不会做出的事情。而受到暗示的群体，可以随时为了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如果被利用的好，他们也会表现的大公无私、勇敢无畏、无比忠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堪称为高尚的道德典范，比如军队就是如此。

那么什么样的暗示，可以最快的支配一个群体呢？答案是涉及传统的、简单的、不具体的。影响群体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种族，历史上的种族一旦形成，它就会通过遗传规律产生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它的信念，制度和艺术，它的所有文明成分都成了灵魂外在的表现方式。这就是传统，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情感，它是种族精神的综合，对我们影响巨大，民族是过去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它像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一代代缓慢的遗传积累才发生变化。给群体的暗示如果是和父辈的信念背道而驰的，那这个暗示就一定是短暂的。但支配和控制一个群体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掌握群体的民族意识。这实际上很好理解，群体是一个游走在潜意识的集合，那么民族意识，就是群体所有个人潜意识里共质的部分，催动共质的部分，就足以控制群体。这就是军队这个群体集合的如此迅速、且发挥巨大力量的原因，因为它涉及了爱国，维护民族存亡利益等因素。群体里的个人是不需要自我和独立思考的，一旦如此，这个群体就马上分崩离析。最可怕的偶像并不在庙堂里，也不是宫殿中那些最专制的暴君。这些人可以一下子就消灭，但统治群众的思想，是看不见的主人，任何反抗对它们来说都不起作用，只能用时间来消磨。

简单的、抽象的暗示，给群体的刺激不管是什么观念，其形式只有变得绝对和简单的时候，才能显示其重要性，只有不那么具体的时候，才更容易得到认可和传播。在建立一个暗示的时候，简化暗示的内容，取一个好听名字，对群体来说十分重要。正如1873年西班牙的血腥革命，就因为一个神奇的词语，意思很含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它。“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就是改头换面的君主国。为了让他们高兴，会议一致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虽然没有一个投票者能说清楚刚刚投了什么票，但这个名称让大家都很高兴。美德和幸福降临到人间了。一个共和党人，如果政敌拒绝给予他联邦主义者头衔，他会大发雷霆，就像受到了天大的侮辱。人们来到街上互相祝贺，联邦共和国万岁。联邦共和国是什么东西呢？有的人认为是各省解放，建立与美国相仿的制度，或者是行政分支；有的人则认为这是要消灭所有的权力，进行社会大清算。”

社会的更迭是如何进行的。勒庞认为，时代和社会的更迭更多的都是大众的选择，群体的天性不在于斗争，而在于服从。不是政权统治群众，是群众造就了政权。不是制度统治群众，是因为群众才诞生了制度。即群众不停的选择新的思想和政权来服从，一旦这个政权和思想失去了生命力，群体就会奋起推翻这个腐朽无力的机构，然后找到下一个合适的选择。而在这个期间，就必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制度和统治是种族的产物，远非时代的创造者，而是时代所创造的。对民族的统治不能乱来，而是要根据他们的性格来决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几百年，更改它也需要几百年。制度没有任何固有的品质，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第三,新的暗示要通过宗教形式建立。群体的信念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宗教情感”,不需要推理,不能忍受讨论和矛盾,只拥有强烈和极端的情感。群体崇拜心目中的崇高者,害怕他身上所谓的神奇力量,缺乏分析教条的能力,只想着传播他们,所有不接受这些教条的人都被当做是敌人。他们倾其所有的精神资源,服从意愿和热情想象,为某种事业或者个人效劳,并将其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目标指南。勒庞认为,信仰某种东西,是我们人类一直不曾改变的特质,只不过时至今日,我们把信仰的对象改变了,从以前的崇拜自然,崇拜天神到崇拜科学。在被理智之光照亮的那天,人们打破了装饰教堂祭坛的神像和圣人画像,灭了蜡烛,然后又不失时机的运用某些无神论者的著作代替被毁灭的神像,虔诚的重新点燃蜡烛。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变了,可是宗教情感从不改变。建立支配群体的暗示,必须具备宗教的形式,因为宗教形式让这些暗示免于讨论。无神论之所以被群体接受,也是因为它具有宗教感情的那种偏狭狂,拥有了这种外在的形式,它很快就变成了被崇拜的对象。

四、心理学视角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信念的虔诚信仰者。随着更多的阅读和思考,我们应该更多的明白,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宗教情感不曾改变,不妨把科学和理性也当成信仰的一种。书中有一段话深刻打动着笔者“科学许诺给我们真相,至少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各种关系。但它从来没有许诺给我们和平与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听不见我们的哀号。但我们又必须努力与它共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夺回被它赶走的幻想。”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失去了宗教这个有力的戒尺,法律和道德代之,却不具备上帝那样的无处不在的监察和公信力,也无法解答人的意义和归宿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科学与理性的人失去了永恒的本质,却又为没有永恒和确定焦虑着。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文明的前进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愚昧群体的一员,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足以短暂的成为群体的领袖,但卑微如我们,多阅读和思考,尽量保持独立,希望也能参破其中,留存一点智慧的火花,也就少一点时代的被动。

参考文献:

- [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01.180.
- [2]张兆端.群体行为和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勒庞《乌合之众》和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读介[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24(01):100-113.
- [3]姜启壮.对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自我概念的整理[D].四川大学,2007.
- [4]李侠.意识与潜意识的认知机制——以梦的颜色为探析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3):14-25.
- [5]张浩.论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J].东岳论丛,2007,(04):126-130.
- [6]复生.意识与潜意识[J].中国人才,2000,(05):52.

The Overturning of the Iceberg of Consciousness: Deconstructing the Group

Irrationality of "The Crowd" from Freud's Subconsciousness Theory

Lili Chen¹, Yijun Cao¹

¹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Gustave Le Pen's "The Crow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es the binary structur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in psychology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oup psychology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rrationality, susceptibility to suggestion, and violent tendencies of a group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self-awareness dissolu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 group. At the same time, starting from Freud's theory of the subconscious, it explains the essence of human behavior being governed by the unconsciou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group psychology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power, pointing out that groups are both drivers of historical change and passive followers of ideology. This analysis not only deepens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wd', but also provides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a.

Keywords: Group psychology; Subconscious theory; Irrational behavior; Social power turnover; Ideological obedience